

渡边淳一自选集019

◎ 渡边淳一
一片雪
上

文匯出版社

一片雪・上册

陆求实译

Watanabe Junichi

「日」渡边淳一著

 文匯出版社

目录

山茶.....	1
长昼.....	27
双叶.....	67
春愁.....	101
余花.....	141
新竹.....	171
青芒.....	223
秋思.....	281
花野.....	307

秋风.....	349
良宵.....	375
寒露.....	437
冬野.....	477
薄冰.....	523
花冷.....	561

山茶

拂晓时分，发生了一次地震。

接到电话，是在这好一会儿之后。

一开始，铃声好像是从遥远的梦乡响起，渐渐地闯入意识中。带着浓浓的睡意，伊织从被子里伸出手，拿起了话筒。

“您醒了吗？”声音很柔和，但是稍许有些含混不清。“已经七点了。”

听到这声音，高村霞那张楚楚动人的脸一下子在伊织的脑海里复甦了。

“还在睡吗？”

“哦不。谢谢。”

昨天晚上分手的时候，伊织让阿霞今天早上七点钟叫醒自己的。床头柜上的台钟指针，准确地指在七点整的位置。

“下雪了呢。”

伊织抻长了上身，揭开窗帘朝外面看了看。从十二层公寓的窗口往下，可以看见街道裹上了薄薄一层银妆，停在楼下的汽车顶棚上也积着白雪。

“您那里现在雪停了吗？”

“基本上停了……”

晨曦中，残余的雪仍在飘落着，一片、一片的，不过它们似乎已经精疲力竭，再也无力洋洋洒洒地落下来了。

“这边还在下。到底是乡下呢。”

阿霞住的辻堂位于茅崎不到一站，应该比东京暖和些。

“今天早晨还发生地震了呢，您注意到了吗？”

“不知道哇。几时呀？”

“五点半左右。不算很强烈，不过好长一阵子，电灯的灯罩子一直在晃呢。”

“是那时候开始震的？”

“是呀……”

伊织回想起昨晚蜷曲在这张床上的阿霞来。隔着和服从外表看，身上似乎显得很消瘦，但是，屏息偎在自己怀中的阿霞的身体却十分温暖。

“那你后来一直……”

“我要是睡下了，怎么叫醒您呢？”电话那头，阿霞好像轻声在笑。“工作做得完吗？”

“没问题，多亏了你哩。”

今天中午之前，伊织必须要交出稿子。让阿霞早晨叫醒自己，就是因为这件差事，他得早起。

“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脑子肯定会清醒的。”

“没事，我喝点咖啡好了。”

“那么，我挂了……”

伊织刚想对阿霞说什么，但阿霞已经准备挂电话了，也就打住不说了。本来是想说说昨晚的感想，然而这样雪明的早晨，光线晃得有些刺眼，似乎也难以说出口。

放下话筒，伊织又钻进了被窝。

好歹特意让阿霞叫醒他，理应爬起来工作了吧。其实伊织说是七点钟，还是给自己留了一点提前量的。虽说中午之前必须交稿，但只不过是十页东西，顶多也就三千来字，有三个钟头就足够了。

再说爬起来也不是马上就能写出东西来的。伊织不习惯早上工

作，顺顺当当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总要有个过程，他需要喝点咖啡，或翻看一会儿报纸。即使算上这些时间，七点钟起床好像也早了点，八点钟应该也来得及。不过他还是希望能早早地听到阿霞的电话。

“明天早上能叫醒我吗？”

昨天晚上，伊织一面说，一面注视着阿霞的表情。

对一个有丈夫有家庭的女人来说，早晨能在家打这样的电话吗？伊织之所以求她，一方面是出于些许嫉妒，另一方面也想来点小小的恶作剧，他巴望看到阿霞脸上露出困惑的神态。

可是，阿霞只是稍稍歪斜着头，似乎思索了一下，但也只是短暂的片刻，随即爽快地点头应允了。

“几点钟？”

“七点钟……”

看清她的脸了，可是却不见她有丝毫的踌躇。

伊织对阿霞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她丈夫是个画商，在镰仓和银座有两家铺子，夫妻俩有一个女儿。只要不问起，阿霞从不会主动谈论自己的家庭，而伊织也没想过寻根究底去打听那些事情，毕竟他自己也是有妻室的人，虽然目前和妻子分居，但总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查问对方。

如果互相打探对方家庭方面的事，结果只能给双方都造成伤害。伊织和阿霞都深知这一点，因此，只要没有特别的理由，两人都不会轻易踏进对方的私禁领地。

不过，一点点的嫉妒心还是免不了的。

昨天晚上，阿霞展现出了无比的温柔和妖娆。缠绵的欢爱过后，伊织仍不忍分别。然而一过九点，阿霞从伊织的腕中慢慢地抬起头，

植于茶室入口处或是寺院神社的庭院中，悄然闲寂地开放。

阿霞不经意的一番话，使伊织由眼前白色的花而想想起阿霞家开着山茶花的院子。前面放置着一只考究的洗手盆，后面还可看见灯笼摇曳在繁茂的花草间。山茶花也许就躲在花间独自开放，或者在透过竹林照射进来的阳光前，静静地绽蕾。不管栽在何处，院子里有一两株山茶花，一定是充满了淡定、娴静的气氛。想到阿霞和她丈夫就生活在那样的氛围中，伊织禁不住有点嫉妒。

“你知道为什么日本把这种山茶花叫作‘侘助’吗？”

“好像是一个叫侘助的人从中国带回来的吧。”

听了阿霞的回答，伊织刚想说：“是听你丈夫说的吧？”但马上闭口停住了。那样说的话，嫉妒心可就袒露无疑了。

在洁白的山茶花面前，一点点的嫉妒都是亵渎。

阿霞将山茶花枝拿在手上，用随身带来的修枝剪刀剪去赘余的枝叶。看上去好像很残忍，其实山茶花的神韵就在于恰到好处地修剪枝叶。

“跟你很神似哩。”

“什么呀？”

“哦，没什么……”

伊织含糊其辞地说道。望着阿霞在夕阳中忙着插花的身影，伊织将山茶花的形象与她重叠在了一起。

看上去只是很随意地插在花瓶中，但细细端详，山茶花沐浴着早晨的阳光亭亭玉立，造型优美，一枝一叶，真的是续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营造出一方绝妙的小天地。

欣赏着花，伊织想起昨天晚上阿霞将修枝剪留在了这里。这到底是真的，还是自己的幻觉？伊织拉开装饰橱的抽屉，果然有一只盒子，里面装着专门用来修剪枝叶的剪刀。

将修枝剪留在这儿，是不是意味着她还会带着花再来？本来伊织只不过有这样一种直觉，现在剪刀在这儿，似乎又多了一分确信。

伊织的大脑里，昨晚的情景还没有完全如现实一般栩栩如生地复甦。就是现在，他仍然半信半疑的，觉得一切仿佛都像是场梦。此刻，清醒中带着一丝迷茫，伊织自言自语道：

“无赖么……”

昨晚，伊织拥着阿霞往床上去的时候，阿霞轻声喃喃着：“别无赖……”

不知道阿霞的话是什么意思。作为一个稳重而颇有格调的妻子，同丈夫以外的男人有染就是无赖？或者阿霞是将对她有所企求的伊织称作无赖？

可是与嘴上所说刚好相左，阿霞的身子却渐渐变得绵软。

伊织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于是，昨晚阿霞的狂乱身姿终于清清楚楚地复甦了，那是无比洁白、柔软和充满弹性的身体。当伊织从尽情的遐思中重新睁开眼睛时，看见山茶花在眼前轻轻摇曳着。

就在伊织凝神注视的时候，突然发出一阵“嘎吱嘎吱”的声响，紧接着整个屋子轻轻晃动起来。

“地震了？”

阿霞说过，早晨发生过轻微的地震。现在可能就是余震吧。伊织朝阳台上望去，只见蕾丝窗帘也在缓缓地摆动。

伊织将吸了一半的香烟搁在烟灰缸上，视线重新回到山茶花上。早晨的曦光中，孤零零的枝头上，山茶花也在轻轻地颤动着。看着它，伊织仿佛看到了阿霞侧向一边的脸和细细的脖颈。

就这样摇摇晃晃地整个屋子崩塌掉也未尝不可。这么想着，世界却在这样一种慵懒的气氛中平静下来了。

余震停息之后，伊织起身走到厨房去，预备冲泡咖啡。

人到四十多岁后，独自一个人生活总会有诸多的不方便。比如泡个茶啦，比如接个电话啦，比如整理衣服啦等等，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自己来做。而伊织并没有这样的感觉。每隔一天，女佣从下午起来替伊织打扫房间，只要他提出，女佣还会帮他做顿简单的饭，或是洗洗涮涮什么的。不过，伊织的衣服基本上都是拿到外面的洗衣店洗的，吃饭问题也大都都在外面解决。好在公寓位于青山，周围餐厅和食堂不少，叫外卖也很方便，立马就能送到。所以对伊织来说，虽然支出稍稍增加了，但却没有任何不便之处。

尽管如此，现实生活中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数不清的琐碎烦人的事情会向人压来。忘记毛衣或鞋子放在哪儿了，家里香烟抽完了，有的时候需要立时三刻到银行提取现金……还有家里来客人时，也不得不亲自为客人沏茶泡咖啡；写稿中突然间需要查阅点资料什么的，也是让人非常伤脑筋的事情。

“您还是回去住的好嘛……”

昨天，阿霞一面喝着咖啡一面说。可是，即使要累自己多花些时间和精力去应付这些琐事，伊织还是希望独自一个人过。在少得可怜的便利与自由之间，现在的伊织宁愿选择自由。

这是伊织从离开家里时便坚持的信念。再说，正因为从家里搬出

来，才能邂逅到阿霞呀。

伊织拧开厨房的煤气，烧了一壶开水。厨房是开放式的，而且有三只料理台，宽敞得一个人住都有点可惜。经常料理台周围落满了灰，溢出来的开水也留下不少水渍。可是今天，料理台里里外外光洁锃亮，不锈钢的水斗槽和水龙头周围也擦拭得干干净净，盛放用过的杯子的圆筐也被归拢在一边。

左手边的晾筐里，底部垫了一层餐巾纸，上面是洗过的杯子口朝下整齐地摆放着，杯子上还盖了一层餐巾纸。这与女佣敷衍了事的打扫整理完全不一样，收拾得整齐而明了。

收拾好厨房之后再离去，仅从这一点，就可以一窥阿霞严谨的性格。

喝着咖啡，浏览着报纸上的新闻，不一会儿已经八点钟了。窗下传来车来人往的嘈杂声，人们陆陆续续地即将开始又一天的繁忙。由于这幢公寓楼离开马路稍稍有些距离，因此嘈杂声还不至于太吵人。

伊织喝光了杯子里的咖啡，又吸了支烟，这才朝书桌走去。

每周一次，伊织要去大学上课，下午则基本上都去位于原宿的事务所处理自己的事情。虽身为建筑设计师，可最近他突然对美术着了迷。此刻书桌上就放着一份材料，介绍说马蒂斯画展将于近代美术馆举行，汇集了一百六十多件马蒂斯从早期“野兽派”直至晚年、时间跨度长达六十余年创作生涯中的各时期代表作。某杂志社于是约请伊织写篇随笔文章，准备用于这次画展。

“不知道为什么，马蒂斯在日本并不得志……”

写下这一句，伊织陷入了思索。

马蒂斯是堪与毕加索并举的巨匠，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可是在日本，毕加索自不必说了，就是凡·高、尤特里罗甚至蒙克，也远比他名气大和更受欢迎。究其原因，除了早期的一部分画作以外，马蒂斯的作品大多配色异常的鲜艳而丰富。

比较起来，日本人喜爱阴郁的色彩胜于喜爱鲜艳的色彩，喜爱婉约的色彩胜于喜爱丰富的色彩。日本不太接受由强烈的色块随意涂抹而成的画和纯装饰性的简单平面构成，日本人是力图从绘画中读出一种文学，或者确切地说，是通过绘画追求某种精神性的东西。米勒《晚钟》传达的虔诚和凝重，尤特里罗“白色时期”画作中弥漫的阴冷的都会忧愁，蒙克《呐喊》流露的对生命的不安，这些都令日本人为之感动。与之相比，马蒂斯的作品则过于作画而作画，几乎没有给观赏者带来任何文学感、精神主张或是人生体验，而是单纯地强调色彩。须知日本人不仅仅将画当作画来欣赏，而具有将画作放到作者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生涯中进行审视的癖好，因此，透过凡·高的画而联想到凡·高精神失常、自割耳朵的悲狂，透过尤特里罗的画则仿佛看到他作为一个私生子的不幸以及孤独成长的经历，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

大抵来说，日本人非常喜爱“贫穷”、“苦恼”、“孤独”、“疯狂”、“颓丧”、“夭折”、“自杀”等词汇，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厌避这些，但是面对他人的此类遭际时，还是很容易引起他们的极大关注。然而马蒂斯却不符合这些遭际的任何一项，他的一生都是在光彩和财富中度过的。之所以在日本人们对马蒂斯的评价过低，与他奢华、纨绔的形象大有关系。

伊织写到这里，停下手来休息一下。

由“奢华”这个词，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阿霞。诚然，外表看上去，阿霞就像是在茶室旁开放的山茶花一样，闲寂而矜持；然而离去之后，却留下一丝奢华的余韵。

伊织从遐思中回过神来，继续伏案写作。

对于绘画，理应单纯地从绘画的角度来审视和欣赏，至于其背后的故事，例如画家的人生际遇或者有过怎样的贫困、苦恼等等，这一切都与绘画本身毫无关系。绘画是独立的存在，而不可能是除此以外的任何东西。一幅画，如果它是美的、令人感动的，那就足够了，我们不能苛求必须从中读出更多的故事。对马蒂斯的作品，我想我们至少可以以这样的观点来欣赏。

有位评论家在论到马蒂斯的画《舞蹈》时，独独着眼于画中由牵手组成的圆圈有一处不连贯这一点，不厌其烦地论证其理由。试问，这样的评论有何意义？不管牵手的圆圈是否松开数公分，只要人们能够从中感受到一种欢跃的节奏和美感，就不失为好作品。率直地观赏和接受画作品的客观的眼睛，应该是美术评论家们不可或缺的。

写到这里，伊织情不自禁地独自苦笑起来。

说起来，自己在美术这个领域也算是一名评论家，可说不定一面在批评别人，一面却自己也在对别人吹毛求疵呢。

“可得小心哪……”伊织对自己说，但同时又转念道：“可是……”

可以说，伊织正是因为接触到了美术评论，才有机会遇到阿霞。

一个月前，为某著名画家KS举办了一场“米寿”祝寿会。就是在那个会场，伊织邂逅了阿霞。祝寿会采用了立式冷餐会的形式，各色

各样的来宾摩肩接踵，觥筹交错。伊织的视线落在一位身穿淡灰色绫子的女性身上，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可是却一时想不起来。对面的女性也出乎意料地立停了，对伊织轻轻点头施礼。

几分钟后，一名姓村冈的评论家陪着阿霞走过来。

“这位女士叫高村霞，是英善堂画廊主人的夫人，娘家的旧姓叫宗像。”

经这么一说，伊织脑海里终于浮现出十五年前的往事。

“哦，原来是宗像久志君的……”

高村霞微笑着点了点头。

宗像久志与伊织是大学的同届生，毕业后进入A报社工作，八年后猝死于纽约。虽然自从毕业后两人很少联络，听到噩讯后伊织还是赶去参加吊唁。宗像家位于吉祥寺公园附近一个闲静之处。当时出来迎候的就是宗像的妹妹阿霞。

时隔十五年两人不期而遇，但当时的音容仍隐约记得。

祝寿会结束后，伊织谢绝了村冈的邀请，与阿霞单独在同一家宾馆的酒吧继续喝酒聊天。

这时阿霞告诉伊织，丈夫突然间有急事来不了，所以自己代替他来出席今天的祝寿会。英善堂在镰仓和银座都有店铺，是圈内有名的画廊，伊织自然是知道的，以前路过银座时，还不经意地走进过那家画廊。不过，店铺方面的事情伊织一句也没有打听，只是聊她死去的哥哥，还有两人的朋友。当然谈话之间，伊织还是透过阿霞的穿着以及她脸上的表情，想像着阿霞现在的生活。

作为英善堂主人的夫人，生活自然宽裕。事实上，她那天穿的衣摆缀着白鹭的绫子的和服非常得体，很好地衬托出了她的身份。阿霞

的举止也优雅沉稳，看上去浑身洋溢着幸福。然而，伊织仍然竭力从她那心满意足的表情背后，探寻着某种不幸的阴影。

至少会有那么一点不满吧？

这倒不是对别人的不幸幸灾乐祸，而是对对方怀有好感的男人的本能想法。不知道阿霞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只是不冷不热地应酬着。九点种的时候，阿霞看了一眼手表。

“这就要回辻堂的家吗？”

听伊织这样问，阿霞的表情一瞬间有点困惑不解。

“再喝一杯吧，反正还有电车嘛。”

心里虽然觉得九点钟回家似乎略早了点，可是从东京返回住所要花一个多钟头，对这样一个女性挽留到太晚又似乎不太符合常情。可是，阿霞却很爽快地同意，又喝下了一杯白兰地。

现在回想起来，那杯白兰地已经为后来的一切埋下了种子。伊织无所拘束地又同阿霞聊了一会儿之后，便鼓起勇气邀约阿霞一起吃饭，就是在阿霞喝最后那杯酒的时候。

自那以后，两人又见过一次面。等到昨天晚上第三次见面，阿霞的身体在伊织面前已经褪尽神秘了。

这段邂逅，如果从一个为人妻子的立场来看，或许确是大胆之极。但是换一个角度看的话，似乎也非常自然，借用一个粗浅的说法，那就是“死灰易燃”。

两人之间原本并无爱慕之情。十五年前相遇的时候，伊织与阿霞只有三言两语关于她哥哥的话，吊唁后就直接回家了。可是就从那一刻起，伊织心里就已经深深埋下了阿霞的影子，只可惜没有机会去主动接近。岁月流逝，十五年前的这段相思如果算作一厢情愿的爱恋的